

真性情与真学问

Posted on [November 5, 2012](#) by yup

最后一次见顾老师，是五月的一个中午，我领着女儿和小狗在小区里散步。迎面看见顾老师拎着一个塑料袋走来。走近一看，袋里装着豆角，原来是买菜去了。从学生时代起，我见到顾老师心中总有一丝敬畏，拘谨得没有话说。顾老师倒是一如既往地打招呼，亲切又不带俗套的热情，我也跟着就放松了。

顾老师俯下身，温柔地抚摸着小狗，问我是什么品种。我说是贵妇犬，不过不是纯种。顾老师立刻慢悠悠地说出“奥，是 Poodle，不过我也看着是有点不同”。我当时心中不禁一震。在我的心中一向是因老师的学术而崇拜的，想不到对生活小事也这么了解。顾老师平日也是如此的慢慢悠悠，却总能提出好的问题，功力也就在此吧。顾老师还亲切问我女儿几岁，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，这个年龄让她养个小动物很好，能够培养爱心。几句话就让我心里觉得暖暖的。告别时，禁不住回头看老人在阳光中的背影，让那种美好的感觉多停留一会。

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面了。

在 CBI 的几年里，我算是比较边缘的，顾老师也年事已高，我们之间的交集很小。但经常能在讲座上见到她虚心地坐在听众席上，平淡自如地提问和评论，尤其是说自己要问一个“stupid question”时，感觉到她孩子般的质朴。在楼道里相遇时，（如很多同仁回忆），她总是给一个很真诚的笑容和一声问候，让你觉得那么亲近，无形中得到鼓励。

说来惭愧，从 CBI 毕业以来，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工作。除去智力的因素之外（非主要），其实觉得自己一直有一个疑惑没有解开：科学的真义到底为何？我早期听到和看到的是：成堆的数据、公式、理论，八股式论文+自说自话的论证，还有没有休息日、不分早晚地泡在实验室。这就是美好自由的人生吗？这一切难道不枯燥吗？我心怀疑问，冷眼看四周，旁边的人似乎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，难道大家都这么蒙着眼生活？

研究生几年混了过去，工作的最初几年里也是不能安定下来，我似乎一直在科学的门口打转，看见里面的人热闹，自己却不能进去。

转机的出现跟阅读有关。无意中读到几本优秀的传记（企业家的如杰克韦尔奇，科学家的如梅达沃、狄拉克），心中那扇窗突然被打开，原来我的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，而是做人的问题。做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“做好人”，做一个真诚、敬业、开朗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原来接受的理念，要么太功利—“要有用”，要么太技术化—“科学等于没有休息地工作”，这其实是残害了我们的好奇心，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原动力。好在还有那么多圣贤先哲，把他们的思想、经历记录下来，供人参考。让你明白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优秀的人，曾经思考过跟你类似的问题，他们又是如何给出自己的解答。强烈建议后辈的师弟师妹们，多读一些好书，拓展自己的人生广度与深度，这样在人生的选择上会更明晰一些。

写了这么多，似乎有些离题了。但还没有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科学家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好的科学家比一般人更敏感、更虔诚、更专注地追寻自己的好奇心。与此同时，对这个世界，对人类也有普适的关心与慈悲。一句话，有真学问和真性情。这种特征在古今中外的优秀人物身上都有体现。而在我们身边，顾老师用她一生，用日常的点点滴滴来为我们体现了这一点，足以供我们后辈学人瞻仰。可惜我在上学期间，没有多向顾老师请教，真是憾事！主要原因可能因为个人比较封闭，不善于主动交流。也希望后来人引以为戒，在遇到疑惑之时，多向名师请教，必有教益。Don't be silent!

谨记顾老师教诲，“诚实地工作，正直地生活”。加上个人的一点注脚：

在浩瀚的自然之前，我们的能力也许有限，工作也许粗浅，但保持探索的精神就足以高贵。在漫长的科学之旅，我们的生活会有疑惑，会有艰苦，但保守真诚的本心就足以平安。

最后，在我们碰到困难时，扪心自问：这是否比当年顾老师（们）曾经面临的境遇更难？再者，我们是否已经尽了全力？

学生 于鹏